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

李心田 著

# 闪闪的红星

SHANSHAN DE HONGXING



 中共党史出版社

# 闪闪的红星

SHANSHAN DE HONGXING

李心田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闪闪的红星/李心田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4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098-2583-9

I. ①闪…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091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艳

复审:吴江

终审:赵建忠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0

网址:www.dscbs.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145mm×210mm 1/32

字数:89千字

印张:5.375

印数:1—5000册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2583-9

定价:16.00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 序

孙建江

大约三年前，我就知道中共党史出版社打算尝试出版儿童读物了。儿童文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党史社的编辑朋友曾屡次向我咨询有关儿童文学丛书形态和联系版权事宜，已持续两年多了。现在，编辑朋友给我发来了这套儿童文学丛书的作者名单及其作品篇目。看来，这套书终于要以“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的形态集合起来，呈现给儿童读者了。

还别说，“儿童文学红色经典”这套书，还真适合中共党史出版社来重新出版。难怪当初党史社的编辑朋友与我联系有关事宜时，谦逊而恳切，还显得信心满满。这套丛书的三个关键词“红色”、“经典”和“儿童文学”，也确实值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编辑同行们不断尝试，并且有所作为。

红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含义和指向是明确

的。红色象征着热情和活力，也象征着爱和奉献。在我们国家，红色当然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有关。红色者，用以隐喻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价值取向，当然是积极向上，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中共党史出版社，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名称的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教学、宣传服务，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90余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举世瞩目；而中国共产党曾经的失误和挫折，也是尽人皆知。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宝贵财富。“党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李忠杰语）同样道理，中共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出版资源，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也是红色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充分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党史社确实可以有所作为的。

“红色”续接“经典”，表明丛书策划者们除了注重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

品是否都经历过历史的检视和时间的考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艺术品质是否上乘，是否经得起读者的咀嚼、品评和回味。

何谓“经典”？老实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想，但凡称得上经典作品的，它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一些要素吧。比如，典范性、普适性、独创性和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典范性——作品的艺术提炼高度概括。其文学诉求提升了人类认识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预示着某种趋势的终极走向。普适性——能够穿越时空，触及、思考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拥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对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切，揭示人类精神探索的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力量。独创性——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是个体的独创性。没有千千万万个个体作家的独特创造，就不可能有整体文学的发展。即使是相同的母题、相同的题材、相同的叙述背景，没有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发现，也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经典。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无论种族、地域、文化有多少差异，人类基本的欲望、渴求、认知、感受是共通的，对于诸如母爱、善良、友谊、苦难、坚强、战争、和平、幸福、罪恶等人类普遍性命题的基本价值评判是相同和相近的。真正的好作品、经典作品，必定内置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密码，必定含纳、承

载了人类情感的张力，简单说，必然是体现着人类之真、人性之善、人生之美。

当然，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经典作品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过程。有些曾经被称为是经典的，现在已不再是经典；而有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的，又被后人誉为经典。这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也是相对的。

把“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放在一起，显而易见，希冀的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历史文化熏陶。

在我国，红色儿童文学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书写，目前流传下来的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适读儿童少年的文学作品。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乃至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然还有更多更新更好的作品，尚待我们发现和推介。

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创作者之多，创作面之广，风格之多样，影响之大，读者之众，蔚为壮观。涌现出了众多优秀小说家，比如华山、徐光耀、王愿坚、管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萧平、邱勋等。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

个小高峰出现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代表性小说家有颜一烟、张品成等。时间进入21世纪，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开始红色儿童文学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影响。

考虑到精品需要相应的时间筛选，本丛书除张品成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作品，其余作品均创作于距今四五十年以前。

但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皆称得上是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可谓部部有影响、篇篇有特色。许多作品在当时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作品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比如，中长篇小说中的《小英雄雨来》（管桦）、《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颜一烟）、《微山湖上》（邱勋）、《小兵张嘎》（徐光耀）、《闪闪的红星》（李心田）等，短篇小说中的《七根火柴》、《后代》、《党费》、《普通劳动者》（王愿坚），《三月雪》、《海滨的孩子》（萧平），《真》、《永远的哨兵》（张品成）等。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都是读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这些作品，已经成了我们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而事实上，这些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质地感染着读者，影响着读者的情感生发和品格养成，也必然影响着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今党史社重新出版这些作品，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相信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红色儿童文学，能够赢得今天青少年们的喜欢。期待党史社的编辑同行们，以此为起点，不断尝试和努力，除了整合梳理经典作品，还能逐步发现梳理和组织编辑红色儿童文学新作品，让红色儿童文学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充分发挥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的积极作用。

2013年6月16日 杭州青春坊

### 孙建江

学者 作家 出版人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 副总编  
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云南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闪闪的红星





# 1

一九三四年，我七岁。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还是个队长。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人小，不大明白。一天，见我爹带着一些提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拉着他游乡。后来又听大人说，把地主的田也分了，以后穷人有田种，可以吃饱饭了。噢，我当时知道闹革命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让地主戴高帽子游乡。

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他耍起大刀来，嗖嗖的，大刀光一闪一闪，就好像几条哧哧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他闹革命，是修竹哥指引的。

记得一天中午，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修竹哥姓吴，是在荆山教书的，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来到田头，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便喊了

声：“行义叔，歇歇吧！”爹说：“不行啊，牛是借人家的，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说着，又弓着腰，扶着犁向前耕。修竹哥说：“行义叔，你停停，我有事和你说。”爹听说有事，只好来到了田边：“什么事呀？”

修竹哥说：“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你上那儿去上学吧！”

“嘿，上学！”爹连脚也没停，转身又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上学，我当什么事呢！”

修竹哥走过去拉住我爹：“行义叔，你听我说完呀，这个夜校，不光念书识字，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去听听吧，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事。”

听了这些话，爹停下脚来关心地问：“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么？”

“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修竹哥说着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要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起来，把天地变个样。”

“是要换个光景了。”爹直了直腰，擦擦额上的汗：“耕田没有牛，房子破了没钱修，不到五月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对呀！”修竹哥说，“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要打土豪，分田地了。晚上一定去啊！”

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说：“好，晚上我去。”说罢又耕田去了。

晚上，爹和修竹哥一起上农民夜校去了。从那以后，爹每天晚上都去，不久，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耍大刀使快枪。又过了一阵子，便领着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当了赤卫队队长，领着头打土豪分田地了。

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人变得更好了，不大声大气地向妈妈说话，也不大向别人发脾气了。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现在要是左右邻居谁家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去说说劝劝。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爹叫她去做这做那，她都高兴地去做，天天跑来跑去的，实在是忙哩。妈妈上哪去，我都要跟着，妈妈嫌我赘脚，就向我说：“莫跟着我，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椿伢子是修竹哥的侄子，同我一样大，我俩常在一起玩的。

一天，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去了，我又去找椿伢子玩。我俩玩了一会儿，又唱起歌来，歌是跟大人们学的：

太阳出来红艳艳，  
井冈山来了毛委员，  
带领工农闹革命，  
劳苦大众把身翻。  
打倒土豪分田地，  
家家户户笑开颜。

唱着唱着，我想起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事情来了。歌里不是有“打倒土豪分田地”吗，我就向椿伢子说：“你当土豪，我来打你，把你拴起来游乡吧！”

“把你拴起来游乡！”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

我说：“你当土豪，我拿绳子来拴你。”说着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

“我不当土豪，我不当土豪！”椿伢子一个劲地摇晃着手，并且抓起绳子的一头来拴我。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就猛一推，把他推倒了。他哭了起来，爬起来就向家里走，大声地喊着：“妈妈！”我知道把事做错了，爹是不许我欺负人的。就在这会儿，我爹来了，他

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

问他：“怎么把你摆弄哭了？”椿伢子说：

“他叫我当土豪，我不当。”爹笑了起来，又问：“你为啥不当土豪哩？”椿伢子说：“土豪是坏种！”爹哈哈大笑起来，说：“对啦，土豪是坏种！”正在这时，修竹哥来了。他的



脸色沉沉的，走到我爹跟前说：“胡汉三跑了！”

“跑了？”爹的眼瞪得老大，忙把椿伢子放下，抽出他腰间的盒子枪：“往哪跑去了？我把他追回来！”

修竹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夜间跑的，说不定是跑县城去了。”

爹气得直跺脚，说：“早把他崩了就好了，他这跑了，可是个后患呀！”

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听大人们说，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他家里的粮食，都是穷人从田里收的，够他家吃几十年都吃不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当白狗子，是个最坏最坏的大土豪。要是上一回叫他游乡之后，把他一枪崩了多好，怎么叫他跑了呢？我看看修竹哥，修竹哥对爹说：

“唉，怨我们不小心，放走了一只狼。”爹拨弄了一下枪说：“不论他跑哪去，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说着转身要走。修竹哥拉了他一下说：“现在顾不得抓他了，白鬼子进攻彭岗，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说着他递给爹一张纸条。爹看了看纸条，说：“好吧，我们马上出动。”再没顾我和椿伢子，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

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一听到一声枪响，就问妈妈：“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妈点头说：“是的。”我听到这些枪声，心里很高兴，心想，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妈这两天也特别忙，她和一些妇女们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给他



们喂饭呀，喂开水呀，夜里都不回家。

第三天早上，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在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妈丢下饭碗就向外走。我喊妈，妈也没理我。我也丢下饭碗跟着跑了出来。妈直奔胡家大院，我想，一定是有动手术的了，红军的医生就在那里。

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见架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我爹。爹见我们来，一折身坐了起来，我见他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妈急促地问：

“你受伤了？”爹点点头：“没什么，左腿上钻进去个子弹。”说着他把身子翻了一下，把左腿向上搬了搬，这时我才见到他的左面裤腿全让血染红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爹见我哭，有点烦，说：“哭什么，别哭，再哭就出去！”

我想不哭，可是又止不住，便偎在妈妈的身边，嚤嚤地哭着，怕爹撵我出去。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也让血染红了。这时，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他和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然后

